

晉

書

斟

注

晉書斟注卷百二十三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二十三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小

字阿六敦母蘭淑儀

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寸

元本四寸作七寸御覽一

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亦作七尺七寸

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目而

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于世子儁故儁不能平之以滅宇

文之功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既還猶有兼并之志遣

將鄧恆率眾數萬屯于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

恆相持恆憚而不敢侵垂少好畋遊因獵墜馬折齒

御覽

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慕容儁僭卽王位改名皝

後燕錄作因墜馬傷前二齒

外以慕容皝爲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

夬以垂爲名焉石季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謂儁曰時來

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今其時矣儁以新遭大喪不

許慕輿根言於儁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儁

乃從之以垂爲前鋒都督

魏書慕容廆傳曰年十三爲偏將所在征伐勇冠三軍儁

平中原垂爲前鋒累戰有大功儁既剋幽州將坑降卒垂諫曰弔伐之

義先代常典今方

元作方今

平中原宜綏懷以德坑戮之刑

不可爲王師之先聲僞從之及僞僭稱尊號封垂吳王

魏書慕容廆傳曰及僭尊號拜黃門郎出爲安東冀州牧封吳王

徙鎮信都以侍中右

禁將軍錄留臺事

魏書慕容廆傳此句下有鎮龍城三字

大收東北之和

元作利

又爲征南將軍

魏書慕容廆傳作厯位鎮東平州征南大將軍

荆兗二州

牧有聲於梁楚之南再爲司隸僞王公已下莫不累迹

時慕容暉嗣僞位慕容恪爲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暉曰

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

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及敗桓溫

于枋頭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魏書慕容廆傳均作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頭

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己與世子全奔于苻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暉之謀憚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

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

都侯

案通鑑晉紀作賓徒侯賓徒昌黎屬縣此作密都以都徒音近而誤

食華陰之五百

戶王猛伐洛

御覽四百七十八後燕錄曰王猛伐洛陽將發謂慕容垂曰吾將遂清東夏或爲東

山之別見物思人卿將何以爲信垂以佩刀遺之

引全爲參軍猛乃令人詭傳

垂語於全曰吾已東還汝可爲計也全信之乃奔暉猛表全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

懷首丘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爲過懼而  
狼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暉垂隨  
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悅之色前  
郎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遭無妄之運  
迤邐棲伏艱亦至矣天啟嘉會靈命暨遷此乃鴻漸之  
始龍變之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懷  
遺俗之規方當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  
胄以成爲山之功柰何以一怒捐之竊爲大王不取垂  
深納之垂在堅朝厯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  
皆有大功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十餘騎奔

垂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十餘作千餘垂世子寶言於垂曰家

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著之圖籙當隆中興之業  
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故韜光俟奮耳今天厭  
亂德凶眾土崩可謂乾啟神機授之于我千載一時今  
其會也宜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  
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既蕩覆二京竊辱神器  
仇恥之深莫甚於此願不以意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  
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  
若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北還更待其釁  
既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曰夫鄰國相吞

有自來矣秦強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辱豈  
所謂負宿心也昔鄧祈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爲楚所滅  
吳王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句踐前事之不忘後事之  
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韓信之敗迹乘彼土崩  
恭行天罰斬逆氏復宗祀建中興繼洪烈天下大機弗  
宜失也若釋數萬之眾授干將之柄是卻天時而待後  
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兄無疑垂曰  
吾昔爲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爲王猛所譖復見  
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必窮厓  
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之地會非吾有自



當有元多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

爲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寶在長安與韓黃李

根等因讎携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携蒲有神豈

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

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

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魏書慕容廆傳至澠池作行至洛陽御覽一百二十

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垂至澠池言於堅曰王師不利北境之民或因此輕動臣請奉詔輯宣朔裔且龍

鄴舊都陵廟所在乞過權翼諫曰垂爪牙名將所謂今

展拜以申罔極堅許之

之韓白世豪東夏志不爲人用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

而至列土千城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作列地百里未可以滿

其志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

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陵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

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堅曰卿言是也但

朕已許之匹夫猶重信況萬乘之主乎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忽社稷臣見往不見其還關東之變垂其首乎

遣其將李蠻閔亮尹國率眾三千送垂

御覽四百引續晉陽秋作於是

翼乃夜私遣壯士要路而擊之

又遣石越戍鄴張蚝戍并州時堅子不

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于鄴西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自

掠馬臺結草筏而渡至安陽修戍於長樂公丕垂至館之于鄴西

垂具說淮南敗狀會

堅將苻暉告丁零翟斌聚眾謀逼洛陽

孝武帝紀作翟遠

丕謂

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勃子母之軍殆難

爲敵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  
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  
所受惟請舊田園不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其將苻飛龍  
率氏騎一千爲垂之副丕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  
雖卑其實帥也垂爲三軍之統卿爲謀垂之主用兵制  
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略委之於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  
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  
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  
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爲  
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眾散親

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亡虜也主上寵同功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爲亂今不擊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人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氏兵召募遠近眾至三萬濟河焚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將濟河也遣使推垂爲盟主垂距之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惠雖日君臣義深父子豈可因其小隙便懷二三吾

本救豫州不赴君等何爲斯議而及於我垂進欲襲據洛陽故見苻暉以臣節退又未審斌之誠款故以此言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門距守不與垂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說垂乃許之斌率眾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奉迎反正無上自尊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無上

作誣上

非孤心也謀于眾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

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以制天下眾咸以爲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

于石門

讀史方輿紀要三曰石門在鄭州河陰縣西二十里

初垂之發鄴中子農

及兒子楷紹

元和姓纂八日  
恪生楷騰瑾

弟子宙爲苻丕所留及誅

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趙魏以相應於是農宙

奔列人楷紹奔辟陽眾咸應之

魏地形志曰信都有辟陽城讀史方輿紀要十

四日辟陽城在冀州西三十五里亦曰辟陽亭水經注洛故瀆東北經辟陽亭北

農西招庫辱

官偉于上黨

元和姓纂八  
作庫僂管

東引乞特歸于東阿各率眾

數萬赴之眾至十餘萬丕遣石越討農爲農所敗斬越

于陣垂引兵至滎陽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

燕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元令稱統府府置四佐王公

已下稱臣凡所封拜一如王者以翟斌爲建議大將軍

封河南王翟檀爲柱國大將軍弘農王弟德爲車騎大

將軍范陽王兄子楷征西大將軍太原王眾至二十餘萬濟自石門長驅攻鄴農楷紹宙等率眾會垂立子寶爲燕王太子封功臣爲公侯伯子男者百餘人苻丕乃遣侍郎姜讓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鑾輿勤王誠義邁蹤前列宜述修前規終忠貞之節柰何棄崇山之功爲此過舉過貴能改先賢之嘉事也深宜詳思悟猶未晚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眾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秦承爲鄰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見歸也大義滅親況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

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於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懿藩，自古君臣冥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師，而欲興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聲德邁于唐，衛居陝東之任，爲朝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念將



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竊爲將  
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  
閒犬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垂上表于苻堅  
曰臣才非古人致禍起蕭牆身嬰時難歸命聖朝陛下  
恩深周漢猥叨微顧之遇位爲列將爵忝通侯誓在勦  
力輸誠常懼不及去夏桓沖送死一擬雲消迴討郾城  
俘馘萬計斯誠陛下神算之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  
將飲馬桂州懸旌閩會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師陛下  
單馬奔臣臣奉衛匪貳豈陛下聖明鑒臣單心皇天后  
土實亦知之臣奉詔北巡受制長樂然丕外失眾心內

多猜忌令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豫州  
丕迫臣單赴限以師程惟給獎卒二千盡無兵杖復令  
飛龍潛爲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惟  
進無淮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有青蠅交  
亂白黑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爲盟主臣受  
託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卽邁軍次石門所在  
雲赴雖復周武之會於孟津漢祖之集于垓下不期之  
眾實有甚焉欲令長樂公盡眾赴難以禮發遣而不固  
守匹夫之志不達變通之理臣息農收集故營以備不  
虞而石越傾鄴城之眾輕相掩襲兵陣未交越已隕首

臣既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國舊都應卽惠及然後西面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報之誠今進師圍鄴并喻不以天時人事而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恆恐飛矢誤中以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聽輒遏兵止銳不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  
酬勳烈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柳惠倏爲淫夫覽表惋然  
有慚朝士卿旣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  
將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勳輔歃血斷金披心  
相付謂卿食樵懷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反  
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眾誇擬非常周武之事  
豈卿庸人所可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鯨豈  
罟所制翹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而爲賊生爲  
叛臣死爲逆鬼侏張幽顯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  
之朕之厯運興喪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

遇卿於兩都慮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垂

攻拔鄴郟不固守中城垂塹而圍之

御覽九百五十三王隱晉書曰慕容

垂攻苻丕在鄴糧竭馬無草但削松木而食之

分遣老弱於魏郡肥鄉築新興

城以置輜重

讀史方輿紀要十五日新興城在肥鄉縣東南

擁漳水以灌之

魏書

慕容廆傳作乃引漳水以灌之不沒者尺餘

翟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爲

尙書令垂訪之羣僚其安東將軍封衡厲色曰馬能千

里不免羈絆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時

際會兄弟封王自驩兜已來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復

有斯求魂爽錯亂必死不出年也垂猶隱忍容之令曰

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旣未建此官不可便置待六

合廓清更當議之斌怒密應苻丕潛使丁零決防潰水

事洩垂誅之

魏書慕容廆傳作丁零翟斌怨垂使人夜往決堰水潰故鄆不拔

斌兄子

真率其部眾北走邯鄲引兵向鄴欲與丕爲內外之勢

垂令其太子寶冠軍慕容隆擊破之真自邯鄲北走又

使慕容楷率騎追之戰于下邑爲真所敗真遂屯于承

營

讀史方輿紀要十四日承營在定州境

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死守

不降丁零叛擾乃我心腹之患吾欲遷師新城開其逸

路

讀史方輿紀要十四日新城在藁城縣西二十八里漢之資亭也

進以謝秦主疇昔

之恩退以嚴擊真之備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慕容

農進攻翟嵩于黃泥破之垂謂其范陽王德曰苻丕吾

縱之不能去方引晉師規固鄴都不可置也進師又攻鄴開其西奔之路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農率眾數萬迎之羣僚聞慕容暉爲苻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冲稱號關中不許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眾救苻丕至

鄴垂逆戰敗績

初學記二十五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慕容垂攻鄴苻丕遣其從弟就鴆攬比

攬作請救乃遣謝立青銅鏡黃金婉轉繩等以爲之信案牢之爲立參軍眾救丕故丕以物遺安也元和郡縣圖志十六引十六國春秋曰晉劉牢之救苻丕慕容垂率師至枋頭以拒之知晉軍盛乃退周家祿校勘記曰按孝武紀皆云王遂徹鄴圍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師敗績不云垂敗

走牢之追垂連戰皆敗

元和郡縣圖志十五曰黃塘陂在洛水縣西北十五里晉龍驤

將軍劉牢之救苻丕追慕容垂大軍於黃塘陂卽此陂也

又戰于五橋澤王師敗績

德及隆引兵要之於五丈橋半之馳馬跳五丈澗會苻

丕救至而免翟真去承營徙屯行唐

讀史方輿紀要十四日南行唐城在

行唐縣北縣舊治此城塚記

今縣北三十里有行唐故城真司馬鮮于乞殺真盡誅

翟氏自立爲趙王營人攻殺乞迎立真從弟成爲主真子遼奔黎陽高句驪寇遼東垂平北慕容佐遣司馬郝景率眾救之爲高句驪所敗遼東立菟遂沒建節將軍徐巖叛于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走幽州垂馳勅其將平規曰但固守勿戰比破丁零吾當自討之規違命距戰爲巖所敗巖乘勝入薊掠千餘戶而去所過寇暴遂據令支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而降垂入行唐悉坑其



眾苻丕棄鄴城奔于并州

魏書慕容廆傳奔并州下有垂以兄子魯陽王和爲南中

郎將鎮鄴一語

慕容農攻剋令支斬徐巖兄弟進伐高句驪復

遼東玄菟二郡還屯龍城垂定都中山

水經滌水注曰趙石建武七年

遣北中郎將始築小城興起北榭立宮造殿後燕因其故宮建都中山小城之南更築隔城興復宮觀今府榭

猶傳故制

羣僚勸卽尊號具典儀脩郊燎之禮垂從之以太

元十一年僭卽位赦其境內

魏書慕容廆傳曰盡有幽冀平州之地

改元

曰建興

史通正史篇曰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著本紀並佐命功臣王公列傳合三十卷

慕容垂稱其敘事富贍足成一家之言但廢述過美有慙董史之直

置百官繕宗廟社稷

立寶爲太子以其左長史庫辱官偉右長史段崇龍驤

張崇中山尹封衡爲吏部尙書

十六國疆域志曰中山尹領縣八元和志慕容

垂建都中山 慕容德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司隸  
仍置中山尹

校尉撫軍慕容麟爲衛大將軍其餘拜授有差追尊母  
蘭氏爲文昭皇后遷號后段氏以蘭氏配饗博士劉詳  
董謚議以堯母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王之道

以至公爲先垂不從遣其征西慕容楷衛軍慕容麟鎮

南慕容紹征虜慕容宙等攻苻堅冀州牧苻定

十六國疆域志

日寰宇記垂都中山鎮東苻紹幽州牧苻謨

十六國疆域志曰幽

復移冀州牧于信都州統舊郡五燕郡漁陽范

陽廣益代郡上谷鎮北苻亮楷與定等書喻以

禍福定等悉降

御覽一百九十八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苻定苻紹等降慕容垂下書封紹

等爲侯以酬秦王垂留其太子寶守中山率諸將南攻  
之惠且擬三恪

翟遼以楷爲前鋒都督遼之部眾皆燕趙人也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遼懼遣使請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垂厚撫之爲其太子寶起承華觀以寶錄尙書政事巨細皆委之垂總大綱而已立其夫人段氏爲皇后御覽一百四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垂皇后段氏字元妃光祿大夫儀之女后少而婉惠有節操嘗謂妹季妃曰我終不能爲庸人之妻季妃曰妹亦不爲庸人之婦隣人聞而笑之內黃人張定善相見儀二女大驚曰君家大興當由二女儀深異之至年二十餘而不嫁儀子倫謂儀曰張定何知而拒求者儀曰吾女輩志行不凡故且躊躇以擇良配垂稱燕王垂納元妃爲繼室遂有殊寵范陽王德亦聘季妃姊妹俱爲垂德又以寶領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于龍城以高陽王慕容隆錄留臺尙書事

時慕容暉及諸宗室爲苻堅所害者竝招魂葬之清河太守賀耕聚眾定陵以叛南應翟遼慕容農討斬之

魏書

慕容廆傳作  
遼西王農

毀定陵城進師入鄴以鄴城廣難固築鳳

陽門大道之東爲隔城其尙書郎婁會上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兵荒殺禮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苟求榮進至乃身冒纒經以赴時役豈必殉忠於國家亦昧利于其閒也聖王設教不以顛沛而虧其道不以喪亂而變其化故能杜豪競之門塞奔波之路陛下鍾百王之季廓中興之業天下漸平兵革方偃誠宜蠲蕩瑕穢率由舊章吏遭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則四方知化人

斯服禮垂不從翟遼死子釗代立攻逼鄴城慕容農擊走之垂引師伐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于南岸距守諸將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爲吾今爲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

十六國疆域志曰黎陽有西津

爲牛皮

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杖溯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驃騎慕容國於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釗聞而奔還士眾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

讀史方輿

紀要四十九日白鹿山在輝縣西北五十里與太行連接

農追擊盡擒其眾釗單騎

奔長子釗所統七郡戶三萬八千皆安堵如故徙徐州

流人七千餘戶于黎陽於是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

容永未有讐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將從之

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決矣魏書慕容廆傳曰垂

議討慕容永太史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不

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執火必克長子垂乃止安出而

謂人曰必眾既并終不能久安意蓋知太祖之興也而

不敢言又曰垂弟司徒范陽王德固勸垂征垂曰司徒

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元和郡縣圖

志十五曰長子漢舊縣慕容永僭號於此稱西燕案魏

書既引靳安之言其後又有議征長子之事蓋兩且吾

次議征靳安阻之于前而慕容德贊之於後也

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

發步騎七萬遣其丹楊王慕容瓚龍驤張崇攻永弟支

于晉陽魏書慕容廆傳作永弟武鄉永遣其將刁雲慕

公友案支與友未知孰誤

容鍾率眾五萬屯潞川垂遣慕容楷出自滏口慕容農

入自壺關垂頓于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謂垂詭道伐

之魏書慕容廆傳作永乘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杜太行軹關垂進師

入自天井關至于壺壁魏書慕容廆傳曰入自天井關攻永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

鎮東將軍王次多於壺壁地形志曰襄垣郡刈陵縣漢

晉之路縣也有壺壁水經濁漳水注曰潞縣北對故臺

壁漳水逕其南注云本潞子所立世名之爲臺壁案壺

壁當從魏書及水經注作臺壁讀史方輿紀要二十九

日天井關亦曰太行關在澤州南四十五里太行山頂

南北要衝也漢志注上黨三關一曰天井關關南有天

井泉三所其深不測因名又永率精兵五萬來距阻河

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于壺壁之南農楷分爲二

翼慕容國伏于兵于深澗與永大戰垂引軍僞退永追

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

魏書

慕容廆傳曰永遣其從兄太尉大逸豆歸救次多等垂將平規擊破之水經獨漳水注曰慕容垂伐慕容永於長子軍次潞川率精兵拒戰阻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河自固垂陣臺壁一戰破之

長子慕容瓚攻剋晉陽垂進圍長子永將賈韜等潛爲

內應垂進軍入城

魏書慕容廆傳作垂勒兵密進

永奔北門爲前驅所

獲於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雲等三十餘人永

所統新舊八郡戶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伎樂珍

寶悉獲之

魏書慕容廆傳作及服御圖書器樂珍寶垂盡獲之

於是品物具矣使

慕容農略地河內攻廩丘陽城皆剋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置守宰而還垂告捷于龍城



之廟遣其太子寶及農與慕容麟等率眾八萬伐魏慕

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爲寶後繼魏聞寶將至

徙往河西寶進師臨河懼不敢濟還次參合水經河水注三日沃

水又東逕參合縣南北俗謂之倉鶴陁道出其中亦謂

之參合口注燕書曰太子寶自河西還師參合三軍奔

潰卽是處也又灤水注引燕書曰建興十年慕容垂自

河西還軍敗於參合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四日參合城

在大同府東百里丁謙魏書外國傳補地理攷忽有大

證曰參合陂卽今大同府北邊牆外之奇爾泊魏書慕容廆傳

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下臨覆軍上日寶乃引船列

兵亦欲南渡中流大風本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

起漂寶船數十艘泊南岸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

暴迅御覽八百七十六引十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

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以爲言乃遣麟率騎三萬爲後

殿以禦非常麟以墨猛言爲虛縱騎遊獵俄而黃霧四

塞日月晦冥是夜魏師大至三軍奔潰寶與德等數千

騎奔免士眾還者十一二紹死之魏書慕容廆傳曰於是士卒駭動往往聞

言皆欲爲變太祖紀曰生擒其陳留王紹魯陽公倭奴

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國北地王世子鍾葵安定王世子羊兒以下文武將吏數千人水經灤

水注十三范亨燕書曰死者六萬人初寶至幽州所乘車軸無故自折術士靳安以爲大凶魏書慕容廆傳

魏書前稱太史令靳安後固勸寶還寶怒不從魏書慕容廆傳

乃稱爲占工是失檢處日寶怒不從至是問安安對曰今天變人事咎徵已集

速去可免寶逾大怒安退而告人曰今皆將死於他鄉

尸骸委於草野爲烏鳥故及於敗寶恨參合之敗屢言

太子之心宜及聖略摧其銳志垂從之留德守中山自

率大眾出參合鑿山開道次于獵嶺

讀史方輿紀要四  
十日獵嶺在夏屋

山東遣寶與農出天門

讀史方輿紀要十日天門  
亦曰鐵門今爲倒馬關

征北

慕容隆征西慕容盛踰青山襲魏陳留公泥于平城陷

之收其眾三萬餘人而還

通鑑晉紀注曰青嶺蓋卽廣  
昌嶺在廣昌縣南所謂五週

道也讀史方輿紀要十日青嶺卽恆嶺又四十四日平  
城廢縣在大同府東五里案青山卽青嶺也魏書太祖

紀慕容廆傳敘魏燕戰事有陳留公虔虔泥爲傳寫之  
譌此言陷平城收其眾三萬餘人魏書廆傳則言寶軍

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敘手就羈史家之抵牾失實如  
此魏書太祖紀亦云虔邀擊失利死之與本書同垂

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

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歐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

進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

水經灤水注燕書曰十一

年垂眾北至參合見積骸如山設祭弔之禮死者父兄皆號泣六軍哀慟因而寢疾焉與過平城北四十里疾篤案與載記作三十里小異魏書慕容廆傳如山作如丘父兄下有子弟二字軍中皆慟作遂皆喙哭聲震山川寶等至雲中間垂疾皆引歸及垂至于平城或有叛

者奔告魏曰垂病已亡輿屍在軍魏又聞參合大哭以爲信然乃進兵追之知平城已陷而退還館陰山垂至

上谷之沮陽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十一凡在位

十三年

晉書校文五曰垂於太元八年稱燕王至太元二十一年凡十四年三字誤案沮陽當從地理

志作沮陽遺令曰方今禍難尙殷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

事訖成服三日之後釋服從政彊寇伺隙祕勿發喪至

京然後舉哀行服寶等遵行之偽諡成武皇帝

御覽一百二十一

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作武成皇帝

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

晉書斟注卷百二十三

晉書斟注卷百二十四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二十四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

周家祿校勘記曰下宜補馮跋大字曰馮素弗小字目說

具跋  
篇目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

魏書慕容廆傳曰小字庫勾御覽一百二十五

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元璽四年生于信都

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已苻堅

時爲太子洗馬萬年令堅淮肥之役以寶爲陵江將軍

及爲太子砥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曲事垂

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爲克

保家業甚賢之

魏書慕容廆傳曰垂妻段氏謂垂曰寶資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

主處難則非濟世之才今託之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

遼西高陽見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寶之心恐必難作此自家事

宜深圖之垂弗納寶聞之深以爲恨垂死其年寶嗣僞

位大赦境內改元爲永康以其太尉庫辱官偉爲太師

左光祿大夫段崇爲太保其餘拜授各有差違垂遺令

校閱戶口罷諸軍營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明其官儀

而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初垂以寶冢嗣未建每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多材藝有雄

略垂深奇之及寶之北伐使會代攝宮事總錄禮遇一同太子所以見定旨也垂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高選寮屬以崇威望臨死顧命以會爲寶嗣而寶寵愛少子濮陽公策御覽一百

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作濮陽公榮案策或作策故形近誤榮意不在會寶庶長

子長樂公盛自以同生年長恥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爲

儲貳而非毀會焉寶大悅乃訪其趙王麟魏書太祖紀作賀麟高

陽王隆麟等咸希旨贊成之寶遂與麟等定計立策母

段氏爲皇后策爲皇太子盛會進爵爲王魏書慕容廆傳作清河王

會策字道符年十一美姿貌而羸弱不慧魏伐并州驃



騎李農逆戰敗績還于晉陽司馬慕輿嵩閉門距之農

率騎數千奔歸中山

魏書太祖紀曰遼西王農大懼將  
妻子棄城夜出東遁并州平案如

魏書所言乃慕容農  
非李農也本書恐誤

行及潞川爲魏追軍所及餘騎盡

沒單馬遁還寶引羣臣于東堂議之中山尹苻謨曰魏

軍強盛千里轉鬪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

勢彌盛殆難爲敵宜度險距之中書令哇邃

魏書慕容  
虎傳曰寶

遣麟逼其母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能繼守大統今竟  
能不宜早日裁以全段氏段氏怒曰汝兄弟尙逼殺母

安能保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  
后諫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爲然寶

中書令哇邃執意抗言寶從而止案哇哇以字形相近  
致謗王應麟姓氏急就篇注云燕哇達是宋本作哇也

曰魏軍多騎師行剽銳馬上齋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

聚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至無所掠資食無  
出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尙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  
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聚糧集兵以  
資強寇且動眾心示之以弱阻關距戰計之上也慕容  
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自完守設備待其  
弊而乘之於是脩城積粟爲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克  
進據博陵魯口

十六國疆域志曰地形志饒陽縣有博陵城當卽晉博陵國故城

諸將

望風奔退郡縣悉降于魏寶聞魏有內難乃盡眾出距

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次于曲陽柏津

十六國疆域志曰魏書作

柏肆北史亦同圖經鴨晉末所築讀史方輿紀要十四日柏肆城在藁城縣北三十里永嘉之亂置鴨于此日

柏肆陽隋開皇十六年置

魏軍進至新梁寶憚魏師之

銳乃遣征北隆夜襲魏師敗績而還

魏書太祖紀曰寶

級擒其將軍高長等四千餘人寶尙書閔亮祕

書監崔暹太常孫沂殿中侍御史孟輔等並降魏軍方

軌而至對營相持上下兇懼三軍奪氣農麟勸寶還中

山乃引歸魏軍追擊之寶農等棄大軍率騎二萬奔還

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于道寶恐爲魏軍所及命去袍

杖戎器寸刃無返魏軍進攻中山屯于芳林圍其夜尙

書慕容皓謀殺寶立慕容麟皓妻兄蘇泥告之寶使慕

容隆收皓皓與同謀數十人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以

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謀率禁旅弒寶精以義距之

麟怒殺精

案唐宰相世系表四下豆盧氏下曰慕容廆弟西平王暹生尚書令臨澤敬侯制

云晉公表魏此慕容又謂歸義爲豆盧因以爲氏二子醜

勝王精降後魏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以爲氏二子醜

勝表以精降後魏與載記不合蓋精爲麟所殺故得諡

愍王若其降魏安得有諡攷北史豆盧宣傳云燕北地

王精之後表云祖勝元初魏姓魏籍書糝姓醜以皇始初

歸魏賜姓豆盧氏可知精被殺後勝乃降魏事實顯然

世系表誤以勝爲精也勞格讀書雜識又據慕容宣碑

謂北地王爲慕容鍾非慕容精與北史周書唐宰相表

均異未詳孰是竊疑凡慕容出奔丁零初寶問魏之來

氏降魏者均改姓豆盧也

伐也使慕容會率幽并之眾赴中山麟既叛寶恐其逆

奪會軍將遣兵迎之麟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還說麟

招集丁零軍眾甚盛謀襲會軍東據龍城寶與其太子

策及農隆等萬餘騎迎會于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

山會傾身誘納繕甲厲兵步騎二萬列陣而進迎寶薊南寶分其兵給農隆遣西河公庫辱官驥率眾三千助守中山會以策爲太子有恨色寶以告農隆俱曰會一年少專任方事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當以禮責之幽平之士皆懷會威德不樂去之咸請曰清河王天資神武權略過人臣等與之誓同生死感王恩澤皆勇氣百倍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止駕薊宮使王統臣等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寶左右皆害其勇略譖而不許眾咸有怨言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元和姓纂五日燕將軍仇尼歸鮮卑人聞而告會曰左右密謀如是主上將從之

大王所恃唯父母也父已異圖所杖者兵也兵已去手  
進退路窮恐無自全之理益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  
東宮兼領將相以匡社稷會不從寶謂農隆曰觀會爲  
變事當必然宜早殺之不爾恐成大禍農曰寇賊內侮  
中州紛亂會鎮撫舊都安眾寧境及京師有難萬里星  
赴威名之重可以振服戎狄又逆跡未彰宜且隱忍今  
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復內相誅戮有損威望寶曰會逆  
心已成而王等仁慈不欲去之恐一旦釁發必先害諸  
父然後及吾事敗之後當思朕言農等固諫乃止會聞  
之彌懼奔于廣都黃榆谷

讀史方輿紀要十八日黃榆  
谷在營州西南二百五十里

會遣仇尼歸等率壯士二千餘人分襲農隆隆是夜見  
殺農中重創既而會歸于寶寶意在誅會誘而安之潛  
使左衛慕輿騰斬會不能傷會復奔其眾於是勒兵攻  
寶寶率數百騎馳如龍城會率眾追之遣使請誅左右  
佞臣并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雲夜率敢  
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眾悉逃散單馬奔還中山乃踰  
圍而入爲慕容詳所殺

案魏書太祖紀慕容廆傳慕容  
詳均作慕容普隣普隣詳字也

詳僭稱尊號置百官改年號荒酒奢淫殺戮無度誅其  
王公以下五百餘人內外震局莫敢忤視城中大飢公  
卿餓死者數十人隣率丁零之眾入中山斬詳及其親

黨三百餘人復僭稱尊號中山飢甚麟出據新市與魏

師戰於義臺

讀史方輿紀要十四日新市城在真定府西北四十里義臺在新樂縣西南三十五

里括地志云本名野臺趙武靈王十七年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卽此後更爲義臺魏收志新市縣有義臺城李延壽曰義臺塢名也十六國疆域志曰元和志作儀臺在今新樂縣西南十三里麟軍敗

績魏師遂入中山麟乃奔鄴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勸寶

南伐寶大悅慕容盛切諫以爲兵疲師老魏新平中原

宜養兵觀釁更俟他年寶將從之撫軍慕容興騰進曰

御覽

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慕容興作慕容案據元和姓纂云慕容興卽慕容慕興騰爲恪次子見慕容垂

載記

注今眾旅已集宜乘新定之機以成進取之功人可

使由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不足廣採異同以



沮亂軍議也寶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寶發龍城以募

輿騰爲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爲中軍寶爲後軍步騎三

萬次于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因眾軍之憚役也殺

司空樂浪王宙逼立高陽王崇

通鑑辨誤曰史炤釋文曰長上人名余謂衛兵

更番迭上長上者宿衛官名異於眾兵之迭上者也唐武散階有懷化執戟長上歸德執戟長上此則長上爲

官名之明證也

寶單騎奔農仍引軍討速骨眾咸憚征幸亂投

杖奔之

魏書慕容廆傳作眾憚征逃潰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作投伏奔走

騰

眾亦潰寶農馳還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

攻城農爲蘭汗所譎潛出赴賊爲速骨所殺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

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尙書蘭汗殺速骨等十餘人案載記言殺慕容農而不言殺速骨與崔鴻互有詳略

眾皆奔散寶與慕容盛慕輿騰等南奔蘭汗奉太子策

承制造使迎寶及于薊城

魏書慕容廆傳作汗遣使誘迎寶寶殺之

寶欲還

北盛等咸以汗之忠款虛寶未明今單馬而還汗有貳

志者悔之無及寶從之乃自薊而南至黎陽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

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寶至鄴鄴中遺民因請留之寶不從南至黎陽城

聞慕容德稱制懼

而退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作懼而退乃還龍城次于廣都魏書慕容廆傳作聞德稱

制退潘辟陽

遣慕輿騰招集散兵于鉅鹿慕容盛結豪桀于

冀州段儀段溫收部曲于內黃眾皆響會剋期將集會

蘭汗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盛又汗之

婿也必謂忠款無貳乃還至龍城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

日具申款誠忠節無差實於是命發汗遣弟難率五百騎迎寶至龍城汗引寶入于外邸

弑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卽隆安三年也汗又殺其

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

單于昌黎王魏書慕容廆傳曰號年青龍盛僭位偽諡寶惠愍皇帝

廟號烈宗號之遷于龍城也植松爲社主及秦滅燕大

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無

桑及廆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吳來廆終而垂

以吳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秦建元十年

生于長安少沈敏多謀略苻堅誅慕容氏盛潛奔于沖及沖

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  
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先眾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  
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沖爲段木延所殺盛  
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柔曰今崎嶇於鋒刃之間在疑  
忌之際愚則爲人所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  
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於是與柔及弟會閒行東  
歸于慕容垂遇盜陝中

御覽二百四十九引後燕錄  
作盛行至西樂遇盜陝中 盛

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  
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  
身相授

御覽七百四十四引十六國春秋  
後燕錄授作投案當以作投爲是盜乃豎箭盛

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歲餘

永誅僞垂之子孫男女無遺盛既至垂問以西事畫地

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

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驍勇剛毅有伯父全之風烈

寶卽僞位進爵爲王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領北中郎鎮薊進爵爲

王魏書慕容廆傳曰進爵爲王拜征北大將軍司隸校尉尙書左僕射

寶自龍城南伐盛

留統後事及段速骨作亂馳出迎衛寶幾爲速骨所獲

賴盛以免盛屢進奇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既

如龍城盛留在後寶爲蘭汗所殺

魏書慕容廆傳曰蘭汗之殺寶也以盛爲

侍中左光祿大夫

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真固諫以爲不可盛曰

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宮內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慕容奇汗之外孫也汗亦宥之奇入見盛遂相與謀盛遣奇起兵于外眾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很淫荒事汗無禮盛因聞之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內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眾汗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尼慕率眾討奇汗兄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阻兵背汗襲敗慕容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眾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奇今

起逆盛必應之兼內有蕭牆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汗  
將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於是僞稱疾篤不復出入  
汗乃止有李旱衛雙劉志張豪張真者

魏書慕容廆傳  
李旱作李早

皆盛之舊昵蘭穆引爲腹心旱等屢入見盛潛結大謀  
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廁  
袒而踰牆入于東宮與李旱等誅穆眾皆踴呼進攻汗  
斬之汗二子魯公和陳公楊分屯令支白狼遣李旱張  
真襲誅之於是內外恬然士女咸悅盛謙揖自卑不稱  
尊號其年以長樂王稱制赦其境內改元曰建平諸王  
降爵爲公文武各復舊位初慕容奇聚眾于建安將討

蘭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兄子全討奇奇擊滅之進屯

乙連盛既誅汗命奇罷兵奇遂與丁零嚴生烏丸王龍

之阻兵叛盛引軍至橫溝去龍城十里讀史方輿紀要十八日橫溝在

龍城西南盛出兵擊敗之執奇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周家祿校

勸記曰當云盛於是僭卽尊位大赦殊死已下御覽一百二十

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東陽公慕容根等九十八

人上尊號盛不許根等又請盛許之丙子僭卽皇帝位

大赦改建平元年追尊伯考獻莊太子全爲獻莊皇帝尊

寶后段氏爲皇太后全妃丁氏爲獻莊皇后謚太子策

爲獻哀太子盛幽州刺史慕容豪尙書左僕射張通昌

黎尹張順謀叛盛皆誅之改年爲長樂有犯罪者十日



一自決之無撻捶之罰而獄情多實高句驅王安遣使

貢方物有雀素身綠首集于端門

類聚九十九御覽八  
百二十四引燕書素

身作  
素質

栖翔東園二旬而去改東園爲白雀園

類聚九十  
九御覽八

百二十四燕書曰夏四月以異  
爵故大赦名東園曰白雀園

盛聽詩歌及周公之事

顧謂羣臣曰周公之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兄  
弟以杜流言猶擅美於經傳歌德於管絃至如我之太  
宰桓王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奪之年二寇闖闕難過往  
日臨朝輔政羣情緝穆經略外敷闕境千里以禮讓維  
宗親德刑制羣后敦睦雍熙時無二論勳道之茂豈可  
與周公同日而言乎而燕詠闕而不論盛德掩而不述

非所謂也乃命中書更爲燕頌以述恪之功焉又引中書令常忠尙書陽珍祕書監郎敷于東堂問曰古來君子皆謂周公忠聖豈不謬哉珍曰周公居攝政之重而能達君臣之名及流言之謗致烈風以悟主道契神靈義光萬代故累葉稱其高後王無以奪其美盛曰常令以爲何如忠曰昔武王疾篤周公有請命之誠流言之際義感天地楚撻伯禽以訓就王德周公爲臣之忠聖達之美詩書已來未之有也盛曰異哉二君之言朕見周公之詐未見其忠聖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白文王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及文王之終以驗武

王之壽矣武王之算未盡而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惑于天命是不聖也據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聞有干戈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周公親遺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蹤戮罰同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承其謬談故也忠曰啟金縢而返風亦足以明其不詐遭二叔流言之變而能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子明辟輔成大業以致太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爲論之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至于文武文武以大聖應期遂有天下

生靈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脩  
長加呂召毛畢爲之師傅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  
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爲己任專臨朝之權闕北面之禮  
管蔡忠存王室以爲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  
不利於孺子周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羣疑而  
乃阻兵都邑擅行誅戮不臣之罪彰于海內方貽王鴟  
鴟之詩歸非於主是何謂乎越縵堂日記曰案以周公居東爲征商以我之弗辟辟爲致法此始於東晉僞孔傳若鄭康成尙書注固訓辟爲避以居東爲屏居東都鳴鴟之詩爲救己之官屬卽王肅尙書注故與鄭違亦祇以居東爲案諗其事詩毛氏傳亦僅言甯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未嘗顯言誅戮而鳴鴟序云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稱救亂者卽救成王多行誅殺之亂故

鄭箋卽本序誼而申言之許君說文引作我之不彛訓  
彛爲治亦非致法誅戮之謂然則以辟爲法以居東爲  
征東自枚賾以前並無此說隋志言北土尙書惟用鄭  
注江南兼行枚氏乃慕容盛在晉安帝隆安初而所言  
如此則知當日幽鄰間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  
已有行僞孔傳者矣

明周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亦有  
猜於周公也但以疎不問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  
見於當時仁不及於兄弟知羣望之有歸天命之不在  
己然後返政成王以爲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天祐  
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  
之大美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  
德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

明管蔡之忠也又謂常忠曰伊尹周公孰賢忠曰伊尹  
非有周公之親而功濟一代太甲亂德放於桐宮思愆  
改善然後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流謗道存社稷美溢  
古今臣謂伊尹之勳有高周且盛曰伊尹以舊臣之重  
顯阿衡之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輔導而放  
黜桐宮事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擬乎郎敷曰伊尹處人  
臣之位不能匡制其君恐成湯之道墜而莫就是以居  
之桐宮與小人從事使知稼穡之艱難然後返之天位  
此其忠也盛曰伊尹能廢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  
善乎若太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

其性本休明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  
安有人臣幽主而據其位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柰  
何挾智藏仁以成君惡夫太甲之事朕已鑒之矣太甲  
至賢之主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績無異稱將失顯祖委  
授之功故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濟其忠貞  
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見  
也亦猶太伯之三讓人無德而稱焉數曰太伯三以天  
下讓至仲尼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謗於天下遭陛下  
乃申其美因而談讎賦詩賜金帛各有差遼西太守李  
昫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

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將爲自安之計因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爲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于北平旱候知之襲剋令支遣廣威孟廣平率騎追朗及于無終斬之初盛之追旱還也羣臣莫知其故旱旣斬朗盛謂羣臣曰前以追旱還者正爲此耳朗新爲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掠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剋之理也羣臣



皆曰非所及也李旱自遼西還聞盛殺其將衛雙懼棄  
軍奔走既而歸罪復其爵位盛謂侍中孫勅曰旱總三  
軍之任荷專征之重不能杖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  
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眾情離貳骨肉忘其  
親股肱失忠節早以刑餘之體效力盡命忠款之至精  
貫白日朕故錄其忘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耳盛去皇  
帝之號稱庶人大王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作庶民天王

魏襲

幽州執刺史盧溥而去遣孟廣平援之無及盛率眾三  
萬伐高句驪襲其新城南蘇皆剋之散其積聚徙其五  
千餘戶于遼西

讀史方輿紀要三日新城在今遼東金州衛西南蘇卽今金州衛治十六國疆

域志曰新城南蘇二城本屬高句驪方輿勝覽卽今金州衛治圖經稱十六國春秋盛伐高句驪開境七百里徙七千餘盛引見百僚于東堂考詳器藝超拔者十有戶而還

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立其子遼西公定爲太子大赦殊死已下讎其羣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尙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尙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忌故信言及之盛討庫莫奚大虜獲而還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秦奧段讚等謀率禁兵襲盛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事覺誅之死錄作右將軍通鑑晉紀殿中作殿上

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思梅侯段璣與子興讚子泰等因

眾心動搖夜於禁中鼓譟大呼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動搖

作阻動魏書慕容廆傳作夜潛禁中鼓譟攻盛

盛聞變率左右出戰眾皆披潰

俄而有一賊從間中擊傷盛遂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召

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時年二十九

在位三年僞諡昭武皇帝

案類聚九十九御覽八百二十四引燕書愍帝時異爵事

與載記上文相同疑盛必先諡愍帝後又改諡昭武也惟寶亦諡惠愍似無同諡之理

墓號興平

陵廟號中宗盛幼而羈賤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之矣懲寶閭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織芥之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振局人不自安

雖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親所以卒于不免是歲隆安五年也

熙字道文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一名長生燕元二年生于常山

垂之

少子也初封河閒王段速骨之難諸王多被害熙素爲高陽王崇所親愛故得免焉蘭汗之篡也以熙爲遼東公備宗祀之義盛初卽位降爵爲公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尙書左僕射領中領軍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隨寶奔龍城拜司隸校尉遷僕射

中外督領昌黎尹案崔鴻所述較載記爲詳

從征高

句驪契丹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

風但弘略不如耳及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

魏書慕容

鹿傳作羣臣與盛伯母丁氏議以其家多難案寶爲垂  
之四子盛爲寶之長子丁氏爲盛伯考獻莊太子全之  
如熙爲垂之少子丞于丁氏宜立長君羣望皆在平原  
上淫曰丞於嫂亦上淫也

公元而丁氏意在於熙遂廢太子定

魏書慕容廆傳曰熙立殺定

迎

熙入宮羣臣勸進熙以讓元元固以讓熙熙遂僭卽尊  
位誅其大臣段璣秦興等並夷三族元以嫌疑賜死元  
字道光寶之第四子也赦殊死已下改元曰光始改北  
燕臺爲大單于臺置左右輔位次尙書初熙丞于丁氏  
故爲所立及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呪詛與兒子七兵  
尙書信謀廢熙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殺葬以后禮  
誅丁信熙狩于北原石城令高和殺司隸校尉張顯閉

門距熙日知錄三十一曰漢右北平郡郡縣十六其三  
石城郡考之通鑑及晉載記得二事慕容寶宿廣都黃  
榆谷清河王會勒兵攻寶寶帥輕騎馳二百里晡時至  
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是廣都去龍城二百里而  
石城在其中間也慕容熙敗于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尙  
方兵於後作亂注云高和本爲石城令時以大喪會於  
龍城是石城去龍城不遠也魏書地形志廣興下云有  
雞鳴山石城大柳城此卽漢之石城矣魏太平眞君八  
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領縣三其一曰石城有白鹿山  
祠其二曰廣都水經注石城川水出西南石城山東流  
徑石城縣故城南北屈徑曰鹿山西卽白狼山也又東  
北入廣成縣廣成卽廣都城燕之石城在廣都之東熙  
北而此在廣都之西南是魏之石城非燕之石城矣熙  
率騎馳返和眾皆投杖熙入誅之於是引見州郡及單  
于八部者舊于東宮問以疾苦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  
六國春秋後燕錄曰熙  
引見州郡者舊于東宮問以民所疾苦大築龍騰苑初  
學  
司隸部民劉瓚對問稱旨拜帶方太守

記引元和郡縣圖志曰慕容熙光  
始三年于縣內魏城築龍騰苑 廣袤十餘里役徒二

萬人起景雲山于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書鈔

六十高閭燕志曰慕容口於苑內起山基闊數百步高  
數丈初學記引作景雲臺御覽一百九十六引十六國

春秋後燕錄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  
又作景靈山

鑿天河渠引水入宮書鈔一百六十高閭燕志 又爲其

昭儀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書鈔一百六十高閭燕志  
曰穿曲光海清涼池皆磧

以致石令苻昭儀居之 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熙

游於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

伐其樹乃有虵長丈餘從樹中而出立其貴嬪苻氏爲

皇后赦殊死已下熙北襲契丹大破之昭儀苻氏死僞

謚愍皇后贈苻謨太宰謚文獻公二苻並美而豔好微  
行游譙熙弗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初  
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溫稱能療之未幾而卒熙忿其妄  
也立於公車門支解溫而焚之其后好游田熙從之北

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

水經遼水注曰大遼水東

南過房縣西右會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縣東南北  
屈逕白鹿山西卽白狼山也十六國疆域志曰石城縣  
有白鹿山海陽縣有滄海讀史方輿紀要十八曰青陞  
在龍城西南四百餘里亦曰青嶺卽慕容熙游畋處又  
自開平至營  
州之道也士卒爲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矣

會高句驪寇燕郡殺略百餘人熙伐高句驪以苻氏從  
爲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熙曰待剗平寇城朕當與后乘



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內嚴備攻之不能下會

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擬鄴之鳳陽門作弘光門

馮跋

載記作洪光門

累級三層熙與苻氏襲契丹憚其眾盛將還苻

氏弗聽遂棄其輜重輕襲高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

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剋而還盡殺寶諸子

魏書慕容

廆傳曰盡殺寶諸子改年爲建始

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倪爲鎮東

大將軍營州刺史鎮宿軍上庸公懿爲鎮西將軍幽州

刺史鎮令支尙書劉木爲鎮南大將軍冀州刺史鎮肥

如爲苻氏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

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苻氏

嘗季夏思凍魚膾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魏書慕容廆傳膾均作鱠仲

冬須生地黃皆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

御覽二十一引三十

國春秋作不得加之以辟焉

其虐也如此苻氏死熙悲號躡踊若喪

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

氣絕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魏書慕容廆傳氣絕均作絕息

久而乃蘇大

斂既訖復啟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寮於宮

內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

無則罪之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慕容隆

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爲苻氏之殉

欲以罪殺之乃毀其襪鞞中有弊氊遂賜死三女叩頭

求哀熙不許制公卿已下至于百姓率戶營墓費殫府  
藏下錮三泉周輪數里內則圖畫尙書八坐之象熙曰  
善爲之朕將隨后入此陵識者以爲不祥其右僕射韋  
璆等並懼爲殉沐浴而待死焉號苻氏墓曰徽平陵元  
統志曰徽平陵在興中州西三十里慕容熙被髮徒跣步從苻  
氏喪轎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  
毀其門將不久也衛中將軍馮跋案馮跋載記作中衛  
御覽一百二十五引  
十六國春秋後燕錄亦  
作中衛是衛中誤倒也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  
以熙政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二十二御覽一百二  
十五引十六人結盟推慕  
容雲爲主發尙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

國春秋後燕錄二十二作三十二閉門拒守上有分屯四門入宮授甲二語 中黃門趙洛生

奔告之熙曰此鼠盜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剋遂敗走入龍騰苑微服隱于林中爲人所執雲得而弑之及其諸子同殯城北時年二十三在位六年雲葬之于苻氏墓僞諡昭文皇帝垂以孝武帝太元八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二年滅安帝紀熙被殺在義熙三年初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艸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艸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爲雲所滅如謠言焉

慕容雲字子雨

周家祿校勘記曰宜去慕容字

寶之養子也祖父和高

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焉雲沈  
深有局量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爲愚唯馮跋奇其志度  
而友之寶之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拜侍御郎  
襲敗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熙之葬  
苻氏也馮跋詣雲告之以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  
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虐暴惑妖淫  
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九焉此  
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爲他養子機運難邀  
千歲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

絕世務卿今興建大事謬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爲身也  
實惟否德不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疆之雲遂卽天王  
位復姓高氏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改元曰正始國號大  
燕署馮跋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封伯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

人御覽一百二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  
錄曰慕容歸爲遼東公立燕之宗祀

士卒賜穀帛

有差熙之羣官復其爵位立妻李氏爲天王后子彭爲  
太子越騎校尉慕容興良謀叛雲誅之雲臨東堂幸臣離  
班桃仁懷劔執紙而入稱有所啟拔劔擊雲雲以几距  
班桃仁進而弑之馮跋遷雲尸于東宮僞諡惠懿皇帝

雲自以無功德而爲豪桀所推常內懷懼故寵養壯士  
以爲腹心離班桃仁等竝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任  
賞賜月至數千萬衣食卧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致敗云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  
方擾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垂天資英傑威震本朝  
以雄略見猜而庇身寬政永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  
而畢力然而隼質難羈狼心自野淮南失律三甥之謀  
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啟斬飛龍而遐舉踰石門  
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宵逸收羅趙魏驅駕英雄  
叩囊餘奇摧五萬於河曲浮船祕策招七郡於黎陽返

遼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禋宗僭儼斯備夫以  
重耳歸晉賴五臣之功句踐給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  
殊二霸眾微一旅倚拔而傾山嶽騰嘯而御風雲雖衛  
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餘裕伊媿於西鄰信苻氏之  
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寶以浮魯獲升峻文御俗蕭牆  
內憤勅敵外陵雖毒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友冥  
符文武不墜韜光而夷讐賊罪已而遜高危翩翩然濁  
世之佳虜矣熙乃地非奧主舉因淫德驪戎之態取悅  
於匡牀玄妻之姿見奇於鬢髮蕩輕舟於曲光之海望  
朝涉於景雲之山飾土木於驕心窮怨嗟於蕞壤宗祀



夷滅爲馮氏之驅除焉

贊曰戎狄憑陵山川沸騰天未悔禍人非與能疾走而  
捷先鳴則興道明烈烈鞭笞豪傑埽燕夷魏釗屠永滅  
大盜潛移鴻名遂竊寶心生亂盛清家難熙極驕淫人  
懷憤惋孽貽身咎災無以追

晉書斟注卷百二十四